吳都文粹續集

二四

明
錢穀
藏書

31927

寺碑銘并序 李紳
紹興府重修大禹廟碑 李紳
紹興府禹廟碑 李紳
紹興府禹廟碑 李紳
紹興府

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過於妙法
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
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
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入無礙度者莫先於金剛般
若波羅蜜經凡九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
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
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
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

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寔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二萬一千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秘藏盡矣是石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常厚尺有咫有石蓮數覆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溺風日不能飄搖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太和三年春成律律德沙門清晃矢厥謀清海繼厥志門

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幷元捨藝而書之郡守居易施詞而贊之讚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有人書貝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為墨剥膚為紙即壞即滅如筆畫水噫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幷如來付囑之心

宋徽宗佛牙舍利贊

崇寧三年重午日自蕲州報恩寺迎請釋迦佛牙入內致恭祈請舍利感應隔水晶匣出如雨點神力如斯嘉嘆何已繫以贊曰

大士釋迦文虛空等一塵有求皆赴感無刹不分身玉磬千輪在金剛百煉新我今恭敬禮普願濟羣倫

蕲軾

捨銅龜子文

蕲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予無舍利可捨獨捨盛舍利者敬為四恩三有捨之故人王順為

跡求為寺碑予辭以未暇居數月觸熱復來申命典記往返再三辭不獲命遂書其事俾刻諸石按報恩本吳通玄寺吳主孫權為乳母陳氏作也隋伐陳為吳令孫寬所廢唐僧慧顒更築之開元中詔郡國名藍為開元寺郡以此寺應詔大順乾寧復燬於兵錢氏有國曰即故址而新之揭以支硎山報恩報恩舊額報恩之名實本於此古塔起於梁僧正慧久墮刦灰元豐重建藕文忠軾嘗捨銅龜以藏舍利崇寧初賜名萬歲建炎之難鞠為

煨燼今所存者九成蓋紹興僧金大圓所造寺有古釋迦文佛示寂像長乃數丈弟子環繞擗踊哭泣極形似之工土人呼為卧佛寺近歲淳祐敕造傑閣以覆茲像改賜今額圖志相傳又有不染塵觀音像唐太和石經像毀於建炎而復於紹興經石則湯為冷灰矣自吳赤烏紀年迄今千有餘歲浙右精藍此為最古舊分文殊法華泗州水陸普賢五院合而為一大敞法筵牓曰華嚴性海實出芝林石橋諸師手薰公即開山崧鑒義法

孫也皇朝混一之初來主教席以謂寶坊淨域臣子祝釐之地不可不嚴於是度材訓工歲緝月葺起外三門營東西廡中覺法堂上嚴殿塔刹若賓寮若懺室若土地祠若華嚴祖師殿若僧堂若庫以至井亭浴室猊座法器之屬弊者以新缺者以完墜者以舉輪奐以楹計數百有畸墾闢以畝計數千有畸工用以緡計數萬有畸予既叙寺緣始末且諗以報恩之說曰父子之親人皆有之君臣之義人皆有之今師以無礙辯才闡揚妙法因權

顯納民於善俾為子者思竭力以報親為臣者思盡忠以報國豈非真報恩耶什篇之義孰外是乎師曰善哉謹繫以銘其辭曰

佛日西暉慈雲東冒赤烏紀祥通玄斯肇禎明被兵乾寧陷盜扁去開元迺崇今號塔始蕭梁中嚴佛寶元豐起廢藉文可攷圮於建炎金圓再造滄海幾塵災罔幾燎不壞真如長圓覺照孰主是圓孰明是妙崧秀相傳繼薰克紹載闢堂筵載嚴塔廟彩繪虛空金瑰蓬薹鷲

表靈蹤龜呈吉兆花雨晝零蓮燈夕燿啟廸愚迷闡明
道要何恩不酬何德不報為臣思忠為子思孝是名報
恩允符真詰歷劫光華恢弘象教通議大夫翰林學士
江南西道肅政廉訪使閻復撰并書中奉大夫江浙等
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新除江南西道肅政廉訪使徐
琰題蓋至元二十九年八月望日住持傳華嚴教觀慈
應大師處薰建

報恩萬歲賢首教寺長生殿記

黃溍

席不講而竭其晝夜之勤以支傾而植仆未暇謀田事
也延祐二年夏五月佛性圓融無礙大師被璽書嗣住
是山首捐其衣盂之資以倡衆鳩材鳩工構鐘樓高至
百三十尺飭鉅閣覆佛般涅槃像尋又葺栖僧演法之
堂方丈之室於是昔之所有皆復完其未始有者亦無
或不備而穹檐廣霤厚棟大梁敞顯嚴邃視舊有加焉
土木事既訖乃大發其私笈買田三百畝有奇募施者
得田又千五百畝有奇以為長生田而別籍之歲推有

齒德者二人受其入以給學徒之食且俾筦庫毋敢與而聽主教席者稽其出內講事以不廢懼後無所攷而志之弗繼也爰伐石来取文以記之夫報恩之為寺垂數百年而所以食其徒者待師而後具蓋師之畢力殫慮於此為不易矣惟遊於斯者毋苟利乎安且飽而務究其學焉庶有以壽國福民而延其施於無窮也是不可無辨廢興以示誡勸乃不辭而俾以文師名傳教字別傳者舊僧任興造者普照輟田以相之者允貞

首加額競輸貨泉以後為媿法師乃戒摶土之功斲嘉木為骨骼承以高座塑卧像其上塗以五色覆以彩衾諸弟子涕淚悲泣環列前後摩耶佛母亦立其側悵然興哀惟文殊普賢二大士神情閒曠超出死生之外用意精致形模宛然像長六十六尺高一十二尺文殊等像高一十八尺經始於洪武十一年秋七月十五日明年夏五月十六日訖工糜錢五萬有奇用功六百有奇俾來俾瀹記之嗚呼佛之法身猶如虛空本無去來何

有生滅其示八相以覺羣迷不過降本垂跡俾同人法而已本則真諦跡則俗諦真俗混融皆不思議之事烏可以異觀哉況八萬四千無非度門觸類而入洪纖畢達姑以入滅論之實具華嚴五教大百小乘雖除吾執未達性空但知實色故示之以涅槃非近於愚法聲聞教乎色法二相本無自性皆從緣生滅度之際斷緣歸空獨存真空真空既存幻有亦住二體互融了不相礙非近於大乘終教乎滅非滅非滅而有既滅而空空

有俱泯理事交奪如如不動無即無離非近於大乘頓
教乎熙連河間居然唱滅靈山會上儼爾常存隨舉即
色隨舉即空如示一身不起於座如化多身偏滿塵刹
無量為一一為無量力用相收縱橫自在非近於乘圓
教乎諸有情衆若勝若劣來瞻靈像隨其機宜證入教
位至於混極不翅親聞盧舍那演説圓滿修多羅之為
快法師此舉其於樹教基績慧命有功於法門甚大非
特福澤被於一州而已抑瀛閩昔人設像俱有所表則

其字也博通帝心雲賢首清涼定慧諸家書力振其宗於將墮之時一彈指間悉起諸廢其化導有緣以成法師之志者善良正宗二沙門也偈曰

世雄大悲利羣物果後示權不思議既由應身顯法身從體起用宣妙法人機既得銷益故唱入滅度示化儀化儀有始而有終所以懲創懶怠者七寶牀中右脇卧慧曰一朝竟西沒娑羅樹木皆變白諸天衆號雨天花四衆圍繞更悲咽妙香結樓真金棺發三昧火而自焚

各分舍利建塔廟如來雖入涅槃中畢竟終無涅槃者是
知一性鎮常住不從變易有生滅倖哉賢首古伽藍三
吳法會斯第一乃造涅槃微妙相因相攝入有情衆近
遭紛吏紊常制緇素罔然失怙依有大比丘起復古最
先補葺諸樓閣一一莊嚴成妙境次令埏土肖靈像五
色交纏廣博身州民瞻禮至洒泣如還故鄉逢故物此
即大乘正法門種種皆能濟郡品觀者毋以像觀像如
觀禊華大經王字字化為法餤雲雲中化物皆現前一

然歷歲既遠峻峙亭毒風摧雨擊易就隤毀過者興嗟
弘治庚申令僧綱司副綱法律曾住是山請於吳邑宰
鄺侯命僧德壽鳩工修葺且戒諸人勿得撓其事未久
德壽示寂衆舉僧德昊道充宗恩師司之善士倪道完
復相其役各協乃心不憚勞勤若見若聞悉生喜躍於
是大姓割其財小夫奏其力鉄積寸累捄費萬餘緡經
始於是年五月明年是月乃底於成易腐為堅增新去
舊珠頂光芒金繩交絡飛櫚外飭丹梯上通像設莊嚴

天神森衛闌楯旋繞層層如一風鐸之聲聞乎四境夜
燈之焰燭乎半空顧不雄哉諸僧以興修之功不易皆
鄘侯外護之力不可無文刻諸貞珉用昭永遠乃持其
所述本末介士英陳先生謁文於予按佛氏之說釋迦
說法於靈山多寶佛塔從地湧出為作証明及其入滅
留舍利八斛四斗為浮圖八萬四千遍滿婆娑利樂羣
品此塔之所由興也若今之塔藴文忠公曾施銅龜以
藏舍利於中想八萬四千之一也我國家神道設教仁

壽躋民而亦妙嚴寶乘乃無象教之功以感蠢愚之善心也哉茲塔之偉麗觀者起敬可以住持佛法翼固皇圖為東南塔院之冠晃矣但今之學佛者或離乎真或蔽乎物高者為名下者為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德昊輩必不若是其得義以了心者乎因其請記故序其事而警之且以告後之同志者嗣而塔之庶斯塔之不朽也

報恩佛殿重修記

楊循吉

凡古之古刹在吳無居報恩先者惟殿亦然由南宋至今三百載而巋存如故然後知佛之道大而尊特一宇盖久若是也然佛言曰凡佛之成必歸于壞而況其久者歟夫值其久遺其壞勝之以力而不移於常數此又存其人焉始殿之敝再修再輟或言趙靈釋文瑛之能而不以佛示者遂迎之至則果以勤役無私動乎人起仆而植易腐而堅入其中靚深壯麗不啻若所謂神通湧化焉者儼乎菩提道場之弘開而天人之翕習也於

完與大檀陸明輩止師完之歷七年諸工告成師乃還舊隱於是澤與合山勤舊議以崇寧大塔日就頹敝為山中欠事復圖請師來司嗣葺乃求予言似師以彰前功而表今願以謝以懇予謂佛以其大法力蔭護開發我人我人受其蔭護開發之力故為修造安奉以報之而為之徒者乃為經營以成就我人報佛之心而使佛之力永行於我人是雖天人小果而經營感應之間實有一因緣且師未來時觀音殿之毀久矣孰意不幾寒

寺鎖雙峰寂不開幽人中夜獨徘徊池紋帶月鋪金簟
蓮朶含風動玉杯往往竹梢搖翡翠時時松子擲莓苔
可憐此際誰曾見唯有支公盡看來

和　陸龜蒙

峰抱池光曲岸平月臨虛檻夜何清僧穿小檜繞分影
魚攪高荷漸有聲因憶故山吟易苦各橫秋簟夢難成
周顒不用裁書勸自得涼天証道情

寫墨竹　趙孟頫

開軒叢竹杪坐久聞清韻重陰結春雲小雨生衣潤親
友有嘉集笑語發真緼游衍暮始還流光疾如瞬

跋

黃潛

至大間趙魏公遊姑蘇報恩小憩於丈室乘興寫墨竹
一小枝於壁題古詩五言四韻於牕間今垂四十年竹
故在而窓紙久不存住山宣公法師聞吳江賢上人裁
得此紙物色得之并竹摹刻于石將使久而勿壞庶後
來有以想見其清標雅韻也夫襍花境土實報莊嚴毘

盧樓閣非我壞相高人上士游戲作如幻事豈以石之壽為真足恃哉姑以備好奇者之一覽云爾

陳基

遊北寺

秋風日蕭爽散策一空林有竹心已清無言念彌深襍花不容把踈磬有餘音逍遥毘盧境落景駐遥岑

楊基

北寺竹林

僧居古城陰迫遞通萬竹林光落虛牖坐愛衣裳緑齋餘孤磬遠茶罷微烟續道人悟重玄淡然無衆欲譬彼

石根泉亭亭湛寒玉

報恩講寺在城北陲故呼北寺即通玄寺舊基吳越錢氏移支硎山報恩寺改建於此宋崇寧中加萬歲尋尊為賢首教寺舊有五子院曰文殊泗洲水陸法華普賢今皆廢浮圖十一級建炎兵燼後紹興中行者金大圓募建九級又有不染塵觀音殿邊知白記後殿七楹下塑釋迦滅度像長六丈六尺高十二尺吉之祥史造立像國初僧復之宋濂撰碑張士誠據吳以卧佛非宋張即之書華嚴性海四字皆

士二三人待顧問於閣下危坐終日遂無一事亦緑陰之一時也及歸江西以久處北方不耐新暑輒求泉石以自容蒼松古磵人跡幾斷此又緑陰之一時也然穆清親切嚴密敬畏端思固不逮開元之適也而山中枯梗寒絶殊乏清潤之意求夫寂然湛然之中純粹洞徹生意充滿融液如開元遇殊不可得然後知韋侯佳句非語言意識所可到也是以終無以復恩公者豈忘之邪昔人以為同此境其人修証造詣不同則所見遠有

差別況人境俱不齊者邪今恩公年垂八十歸坐雲門之上道德日盛予竊諷其舊吟如望積雪映空不見其迹光公據坐此堂亦有如當時可托以記此者乎元統乙亥四月蜀人虞集記

吳中禮石佛

江淹

幻生太浮詭長思多沈疑疑思不慙焰詭生寧盡時敬承積刼下金光爍海湄火宅斂焚炭藥艸市卉滋常願樂此道誦經空山坻禪心暮不襍寂行好無私軒騎久

已訣親愛不留遲憂傷漫漫情靈意終不緇誓尋青蓮
界永入梵庭期

開元寺樓看雨與皮襲美聯句　陸龜蒙

海上風雨來掀轟襍飛電登樓一凭闌滿眼蛟龍戰　龜蒙　日休
須臾造化慘倏忽堪輿變萬戶嚮戈鋋千家披組練　日休　龜蒙
群飛拋輪石襍下攻城箭急點似攢胷行斜如中面　龜蒙　日休
細雨洒空冷橫飄目能眩垂檐珂珮喧攝瓦珠璣濺　日休　龜蒙
無言九陔遠瞬息馳應徧密處正垂絪微時又懸綫　龜蒙

瀉作玉界破吹為羽林旋翻傷列缺勞却怕豐隆倦 日休
遥瞻山露色漸覺雲成片遠樹欲鳴蟬深檐尚藏燕 龜蒙
殘雷隱轔盡返照依微見天光潔似磨湖綠熟於練 日休
踈帆逗前渚晚磬分涼殿接思强揮毫窺詞幾焚研 龜蒙
結栗烏皮几輕明白羽扇畢景好踈冷餘涼可清晏 日休
君攜下高磴僧引還深院駄蘚淨鋪筵低松濕垂鬚 龜蒙
齋明乍虛豁林霽逾蔥蒨早晚重登臨欲去多留戀 日休
開元寺避暑有懷陸魯望因飛筆聯句

煩暑雖難避僧家自有期泉甘於馬乳苔滑似龍鬚 皮日休 日休

任誕襟全散臨幽榻旋移松行將雅拜筐陣欲交麾 龜蒙

望塔青髣髴識登樓白鴿知石經森欲動珠像儼將怡筒

簟臨杉穗紗巾透雨絲靜譚蟬噪少涼步鶴隨遲 日休

重迴蕉扇風輕拂桂帷對碑吳地説開卷梵天詞積水

魚梁壞殘花病枕歌懷君瀟洒處孤夢繞采邑 龜蒙

右二詩宜在通玄寺作因唐時改開元名而集中仍

之附編於此備考

遊開元寺憩緑陰堂

韋郎句中尋畫境刦灰不盡緑陰增鴻文重記青城客

内典新傳瀑布僧石佛浮江輕似葉神珠照鉢隱如鐙

杪羅樹子風前落吹滿恩公舊錫鐙

送恩禪師弟子勤歸開元寺　高啟

山衲經寒補襍繒白雲高寺遍尋登法身已見浮來佛

宗旨曾傳化去僧歸過江城誰施飯定依舊院自懸燈

明朝應恨千峰阻欲問楞伽已不能

開元寺雨中觀梅　姚廣孝

遥思西嵓開千樹漫往東林見一枝烟雨濛濛香影盡
為緣惆悵立多時

開元寺聞鐘　胡纘宗

開元夜半鐘驚起長安夢影墀曙色寒紫陌春風動
開元寺在盤門内有石像石鉢鉢近燬紹興間守臣
洪邁作戒壇元至治間寺燬僧光雪窗恩斷江重建

取韋詩綠陰生晝寂之句作綠陰堂廣集為文國朝

永樂間重修

城中登瑞光塔望舊遊諸山　姚廣孝

寶塔乍登臨靈秀蕩夕陰故山俱對眼此日獨遊心遠水勞歸楫長空倦去禽自非嬰世難何不遂幽尋

遊瑞光禪寺　沈周

城中五日雙脚紅頗有俗氣填吾胸今朝風日弄妍美城南載酒尋花宮古濠流水帶榆柳深居逶迤茶烟中

平江承天能仁禪寺在府署北之甘節坊梁天監初衛
尉卿陸公僧瓚捨宅以建也初賜名通玄陳隋之際燬
至唐而復廣德初加號廣德通玄遭廢於會昌末重興
未幾而又燬至後唐而復宋咸平間更一新之大中祥
符初始賜額曰承天宣和中乃改其額曰能仁南渡後
燬至建炎末而復於紹興間淳熙初始定為禪居皇朝
因之而悉蠲其租賦差役曰承天能仁者並存其故額
也先是嘗於大界相之內析其地為寶幢永安龍華廣

福四院久之復歸於一尋又別立圓通禪院於其後而分立寶幢永安兩教院於其前凡建置沿革與興廢之故可見者如此其易律為禪也妙菴宗公為開山第一祖繼之者有若無門覺菴諸公皆以明德為世師表法會甚盛珍樓寶屋紺殿綺廬雄據乎萬井中而隱然為一大叢林五山十刹殆無以尚也乃當至元之元年冬十有二月寺厄於灾惟無量壽佛銅像及盤溝祠靈祐廟獨存佛身丈有六尺邦人所共瞻仰與盤溝靈異之

跡尤著靈祐則衛尉之女不嫁而精於梵行以經營寺事而祀為護伽藍神以禱祈有應而賜廟額察封慧慈靈感顯祐善利夫人者也雖烈焰熾然而不與刼俱化人知為重興之兆矣顧法席久虛越三歲莫有任起廢之責者行宣政院詢於僉言偉廬山開先南楚說主之其至以四年冬十有二月僅以衣械坐具一布囊自隨聞其風者輸財荐貨川赴山積台匠簡材首建大殿殿楹之高百三十尺其大圍十有五尺廣加其修若干尺

厚棟修亲曲欒方棄咸與楹稱楹之表上至屋極又若
干尺脩去其崇若干尺廣加其脩若干尺像設繪事種
種莊嚴摶土設色皆出國工之手殿之後有萬佛閣其
楹加於殿楹三十尺閣為間五而東西朶樓為間四隆
其中而殺其旁縱橫脩廣各中於度其上列十五大蓮
花一花一佛其花瓣亦各為佛以足萬數下施機輪可
以轉運奇詭殊特昔所未覩範銅為鉅鍾至萬八千觔
比舊加三之一會南楚升居徑山所作無量壽觀世音

護伽藍神三小殿及演法集僧之堂三門兩廡厨庫之屬皆勿克視其成他所宜有而未及為者猶多也今住持雪窓明以至正四年秋九月由虎丘遷主茲寺亟捐衣盂之資構經鐘二樓各為間者三其崇十有七尋脩廣稱是栖經有藏塗以純金一柱八面納匭五百天神環繞力士翊扶旛蓋香雲繽紛蒙蔽達官大姓好事之家觀者莫不目眩心駭爭投錢幣以助勝緣雪窓之經畫相勞靡憚其勤甫及三載土木之功秩然有序以老

病厭理繁劇悉束衆施併傾已橐以授提點僧而退處
虎丘之東菴八年冬行中書省右丞石嵓公左丞吳公
謀於行宣政院挽之復出遂以九年春三月再正法席
增飾萬佛創造四臂觀世音四天神王護伽藍神補畫
正殿之八十四龕廡下之五十三麥抔墁領闢壯麗縝
密髹彤金碧絢耀華美厨堂庫院什器之須纖細畢備
南楚之弗克視其成者至是可以無憾矣斥大方丈為
間者五上為重閣下為廣堂前為廳事而蒙堂有位衆

寮有閣倉庾湢室亦次第告成南楚之未及者雪窓無不按其法之所宜有而伸其志之所欲為雖曰前規後隨而功實倍之南楚之成其始者奎章閣侍書學士内翰虞公記之而雪窓之成其終者未之有記於是其徒奉着舊僧所述事狀屬潛書而刻焉阿含經世尊說若能補理故寺是為二梵之福南楚虎岩適嗣雪窓以晦機笑隱為師友相與紹隆祖道扶植教基期與國家億萬斯年永永無極是用假方便力示現有為不離世間法

文獻公實為記其事入國朝殆歷八十年當正統癸亥之十月寺一夕大火蕩然無存又明年適朝廷頒大藏經至僧綱司都綱永瑞時兼住持特建堂九間以尊奉之其後僧徒相視莫敢復措手者蓋三十年於茲今住持道澤謂寺不可終廢也然功宜自大雄殿始乃謀建之蓋承天固郡人之所瞻仰者也於時聞有是舉爭出錢粟來助其徒戒昌更刺指血書法華經誓成其事而助者益衆矣竟以成化甲午七月丙辰起功凡六年而

功始完高廣深濶一如舊制凡所像設亦無不備於是澤公領郡薦來受都綱之命乞予書之其言曰寺之功甚鉅未及其半吾當次第成之而未可必也幸先畀之文以記嗟夫大雄之建非奉佛也乎佛之道吾不能知然嘗觀於其書務為宏博廣大之説故學其道者每務為宏博廣大之事亦惟好於上者極其護持而不拘以法禁化於下者致其崇奉而不惜乎財力此其事之所以成也今夫官府學校所以出政令而資風化是固有

益於上下者或病其敝且陋而有所為焉費於公而罪戾至勞乎民而怨謗生繼之者視以為戒故有終其任不易一木增一瓦者此其事之所以廢也則澤公之為此舉固其才之長力之專以出乎其徒亦惟其為彼而不為此其費若勞雖不可以數計而卒能隨其用使致其才力以成乎所謂宏博廣大者而還郡中之舊觀也予故記之以示其後之人

重修承天寺記

陳繼

寺之刱於梁天監初曰通玄唐曰廣德通玄宋曰承天後曰能仁元曰承天歷歲既深廢而復復而廢者紊矣至元間南楚說公主之繼以雪窓明公二公先後為大殿為宮閣為經鐘二樓及諸殿堂皆極壯麗而天下未有與之稱者也然未百年而剝陊傾敗者日甚其為之主漠然視之莫能葺者已越數輩長其教者恒慮不寧乃謀于衆曰東南大觀而振吾道以為衆之所歸惟在承天主席既虛勿得其人將何所托

僉曰南印定公其可為南楚雪窓後者即舉以住之公
淡然若無所為唯勤其道救其行以善化人而已與之
遊者薰其仁慈不為殘忍浸其寬裕而黜其隘陋茹其
誠篤以謝浮薄跡其剛毅用變柔懦故人皆曰定公賢
德而足以翊吾之為善者也咸傾心向之公乃唱於衆
曰吾欲使是寺之輪奐若初也將盡出其資以集工材
其樂施占事者源源而至始葺大閣為佛萬數再葺經
鐘二樓葺無量觀音二殿而新盤溝殿末理大殿為四

天王於三門畫五十三參於兩廡凡諸貌像一皆飾之
旛幢供具諸所宜有無一不備金碧耀日輝煌映發入
而覩者恍然不知其為人境也其功盛哉然公之志未
已也往時南楚雪窓皆為宗門碩德著聲江湖其欲繼
事以雄土木之功猶稱不易況公一身而復新其舊者
哉前有作者後無繼之其傳不遠公可謂有功於二公
者矣可謂不私於所知者矣公溧陽人也姓李氏生六
歲聞長者誦佛書即忻忻喜悅父母以其有宿故乃命

出家於邑之興化寺持規就度即若素習者十七遊京師止天界日接諸老緒論釋然開悟既而泝大江抵荆湘遍求佛祖陳迹盡謁有道以正其學久之超然而還止菴祥公與之語喜而謂曰子能為吾宗嗣矣公始出世於吳江普濟轉湖之天聖寺人皆歸之起廢為新其主承天能仁越十年言行如一日嗚呼公可謂傑然而不凡者歟余記其事述其行以刻於石俾有勸於後來者從其寺之耆舊衆所請也以書數抵北京丐予言者

承天能仁禪寺在府治北甘節坊梁衛尉卿陸僧瓚捨宅建初名廣德通玄寺宋改承天宣和中禁稱天聖皇王等字遂改能仁寺前有二土阜内有無量壽佛銅像及盤溝祠靈祐廟萬佛閣寺屢燬至元間僧悅南楚重建黃潛鄭元祐記至正末張士誠據以為宮尋復為寺僧綱司在焉國朝宣德十年尚書周忱建賜經閣正統八年十月寺燬成化十年僧道澤戒昌重建

贈無照上人住持定慧寺序　祝允明

聖朝定制凡釋流之在寰宇者在内有僧録以總之在外有僧綱僧會以莅之至於名山大川叢林廣刹物衆而徒多者則推擇衆僧之學識優裕才兼幹濟者以為住持之長俾歲時朔望倡率其徒諷誦經典上以贊國家之隆禧下以補生民之疵癘無非因其所明之理而導之以當然之務順其所知之學而率之以事上之節此天下所以無棄人也上人文粹字無照蘇郡松陵人

自幼慕尚釋氏正統間禮定慧寺僧琰公為師誨以離
羣絶俗之法景泰初復禮大覺義堅公為宗而得明心
見性之傳由維那而識書記其見知於禪林推服於輩
行久矣一日以同門僧戒璇將歸侍師於故里共舉無
照以主持定慧住持之席躬來南京領僧録司文劄以
往時秋官郎中張公節之以曩嘗養疾定慧與無照有
夙昔之交因其行也求大夫士作詩以贈來徵言弁諸
首予惟贈僧之典一也然有贈之而可為一身之榮者

有贈之而可為一世之榮者有贈之而可為萬世之榮者如唐宰相齊映喜僧流遇其人即有衣服之贈此一身之榮也京兆尹楊憑重佛教或置買居地以蔽僧徒此一世之榮也韓昌黎柳宗元擇僧之識達者而交之或贈以詩或贈以文至今光照簡策使人傳誦而不已此非萬世之榮者耶若予秋官郎中公嘗由翰林通籍太史氏此固今之文章巨擘也不惟自有所著以贈無照而又求大夫士之詩滿卷軸以華其行錞錞乎其音

也炳炳乎其耀也彬彬乎其文也無照得此以歸於是過宰相京兆尹之惠矣豈不為萬世之榮者耶雖然東吳名郡也定慧古刹也昔杜陵思慕東南乃致重于若邪雲門之遊今予亦將老矣倘他日辭疾歸休道過蘇臺則青鞋布襪必當自定慧始慎勿如東林遠公以無酒辭淵明使重足庶豁間也姑為序以贈長洲祝允明

壽寧萬歲教寺裝佛之記

釋普林

至元六年庚辰夏初愚因南遊訪於吳城壽寧萬歲寺

住持幽谿講主詰公館留月餘一夕為愚而言曰行詰叨承宣政院委任來主是席有年矣惟以大殿中聖像歲月浸遠彩繪剥落而塵埃翳積每升堂祝誦輒顧之而慚焉必欲重新裝飭媿無餘力矣非誘化淨緣莫能成斯之勝事也方興是念即有東禪寺住持長老澤菴恩公起而言曰泥龕塑像乃住持三寶之依開化人天之先者也使人一瞻一禮俱獲其福而植善種也況世祖皇帝所設御講存焉一邦教化之重寄乎今有其僧

弘其法且佛像若斯其何以開化蒙俗而啟人信心耶於是以其衣鉢之長易彼金朱之料命良工粧繪釋迦如來之像慶喜歡光妙德普賢并二護神七尊之像煥然一新計所費楮幣七千五百貫莫不金碧輝煌丹青燦爛凡所以往來遊觀者皆肅然改觀而稱賛焉噫澤菴積財能捨而敏於樹福哲誠感慶焉自非道眼明白神機廓徹孰能見義勇為而成斯之美邪經所云五百歲之後有持戒修福者佛法為之不衰其澤菴之謂歟

願為我記之毋他辭也三輪空寂乃為佛之行也所以一香一花皆為佛事況捨淨財莊嚴佛事乎故曰非莊嚴是名莊嚴其福德不可思量苟以施受之相而著焉縱傾七寶如恒河沙數雖多亦奚以為故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矧文諸石以記之乎然則使世之深積厚蓄不能拔一毛以惠人迨終其身而委於糞壤者知所以勸焉是可書也愚既與公有道義之故義不可違輒為記云太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兼管內勸農

事額爾吉訥布哈篆額至元六年歲在庚辰十月朔日記
住山釋佛心普智雄辯大師行慧樹石

慧林房記

吳寬

慧林房舊名菴在蘇城東南王司判巷元大德庚子有
吳十四公者捨其居以建而初主之者曰明慶也慶傳
宗杰杰傳某珪珪傳某賢賢傳與齊齊傳永默默傳宏
漸當國初有詔天下佛寺大可領其徒者餘悉撤而遷
入之於是慧林入壽寧禪寺更以房名時洪武辛未也

漸傳道舒既皆化去舒傳文靖靖傳智勤則歲久而廬舍益敝矣乃成化已亥其師徒遂相與修葺之且謂慧林自併於此宜得文字使後人可考而知因數請於予惟昔孫吳國於江左蘇之有寺蓋自此始至於蕭梁踵其故都好佛愈甚一時宮廬廣殿徧於國中今試詢其肇建之代無非赤烏天監而已延及後世其君所好雖不及前代之盛然亦有興無廢至其徒又倣其制而致力於斯金碧丹臒往往而是而寺益盛矣皇明有天下

政令一新乃以為過而裁抑之百餘年來頹垣壞礎間
壟晦秩秩使人得畊種以為食者皆昔之所謂蘭若也
京都不暇論凡今四方私創者著於律求一寺之肇建
者不可得此固聖政所當紀者豈特使慧林後人攷其
始遷歲月而已漸偉然緇流中與先君友善予幼猶及
識之舒能讀儒書靖與勤皆清介謹厚不妄交遊蓋予
家故居在東城下比歲與吾弟原輝往理之道中數訪
其廬久而益知其行可敬也勤有徒曰惠侃孫曰善秀

皆能保其業者云

次韵定慧欽長老見寄　蘇軾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使其徒卓契順來惠州問予安否且寄擬寒山十頌語有璨忍之通而詩無鳥可之寒吾甚嘉之為和八首

左角看破楚南柯聞長滕鈎簾歸乳燕穴紙出癡蠅為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嶇嶇真可笑我是小乘僧

其二

鐵橋本無柱石樓豈有門舞空五色羽吠雲千歲根松花釀仙酒木客餽山殽我醉君且去陶云吾亦云

其三

羅浮高萬仞下看扶桑卑默坐朱明洞玉池自生肥從來性坦率醉語漏天機相逢莫相問我不記吾誰

其四

出入白骨觀大士甘露滅根塵各清靜心境兩奇絕真源未純熟習氣餘陋劣譬如已放鷹中夜時掣紲

其五

誰言窮巷士乃竊造化權所見皆我有安居受其全戲作一篇書千古發爭端儒墨豈相殺予初本無言

其六

閒居蓄百毒救彼跛與盲依山作陶穴掩此暴骨橫區區效一溉豈能濟含生力惡不已出時哉汝非爭

其七

少壯欲及物老閒餘此心徵生山海間坐受瘴霧侵可

憐鄧道士攝衣問呻吟覆舟弔私渡斷橋費千金

其八

淨名毗邪中妙喜恒沙外初無往來相二土同一在云
何定慧師尚欠行脚債請判維摩憑一到東坡界
東坡極愛欽長老寒山十頌今不可考但存和作矣

定慧院顒師為予竹下開嘯軒

啼鴂催天明喧喧相詆誚暗蛩泣夜永唧唧自相弔飲
風蟬至潔長吟不改調食土蚓無腸亦自終夕叫鳶貪

聲最鄙鵲喜意可料皆緣不平鳴慟哭等嬉笑阮生既跅狂孫子亦未妙道人開此軒清坐默自照衝風振河海不能號無竅寂寂吾何言風來竹自嘯

觀定慧寺東坡海棠詩　皇甫信

當年花發妬春紅今日虛無野寺中留得坡仙詩尚在令人千古挹清風

送僧定佩住城東定慧寺　吳寬

久從玄墓山中隱又向湖州市裏行浮世此身皆可托

應同圓澤語三生

定慧禪寺在雙塔寺西初名西方院本雙塔之子院也天禧中賜今額始貳於雙塔宋僧卓契順常居此訪東坡於惠州者元季兵燬國朝洪武中僧景新惠澤先後重建

與薛十二穆過壽寧精舍得歌字

姚廣孝

同是山中客尋幽入薛蘿草香凝蕙蓼鳥韻識鶯歌暖

日花陰少晴濤樹杪多不緣經歲約那得此相過

此詩當在前壽寧下

重建寶光賢首講寺碑　曾棨

寶光寺在姑蘇長洲縣治之東北漢末鬱林太守陸績捨宅為之故至今寺門外有巨石曰鬱林石寺蓋以此也吳赤烏時郡守請額於朝始賜名曰寶光仍命圓法師主之以為十方講刹歷兩晉六朝隋唐以來廢而復興隳而復振者蓋嘗有之而寺之名迹固弗泯也迨元

於此將欲興造以復前代之規制而被召入京與修大典願勿之遂九年寺僧大禎大行同心協力出其祖之遺資及傾已帑仍資檀施庀材鳩工剏建法堂聿新衆屋甫及三載告訖工輪奐重新金碧昭輝真桑門之盛事東南之偉觀也今年冬楚蘭馨以讐校藏典留寓北京遂述僧之本末偕中書舍人王和用來請予文記之惟佛氏之教入中土而四方禪林講刹星羅棊布不可勝數若求其如寶光之綿歷宋代上下千有餘年而愈

遠愈盛者蓋亦尠矣是賢雖佛氏之靈有以默相陰祐於其間然亦豈非績之孝行素著而其流風遺韻藹然被於其鄉者歟是可書也因併書俾刻諸石庶後之人得其所考且系之以詩曰

東南名郡粤為姑藐秀氣所鍾湖山奥區蹄彼寶光巍巍梵殿云昔陸績捨宅以建鬱林之石名高穹窿伊績之遺凜其清風兵燹荐更有隆有替迨際天朝值茲盛世衆刹所歸蔚為叢林曰有湛源克振圓音賢首之宗

同和

凌空一錫歸幾日到禪扉野橋陰垂戶天花影上衣井
牀春露淨檐鐸午風微三藏都看遍相思夢欲飛

其二

歷歷唐朝寺松關幾易扉花交珠寺網苔長石人衣秋
水依空淨浮雲映日微白雲無所住此際亦歸飛

寄白雲閒

龍興寺裏白雲房不到於今二十霜橘柚向來垂屋重

松筠此日過人長千函秘寶心源淨百歲長齋齒頰香
若念尚書舊行履三生石上莫忘鄉

龍興寺在吳縣治西今廢為公廨

天惠賢首教寺記

陳基

吳門天惠賢首教寺郡沙門如山安公之所建也公世
居松陵家本士族父吳伯熙甫隱居奉佛母王氏崇信
唯謹及公之生母感異夢爰在稱歲性稟殊倫少長出
則服膺世典入則篤意三乘父母察其不羣聽以出家

靡不完備公於此身先戒律率徒閱藏經梵並宣褒華
芬郁莊嚴殊勝士民具瞻前僉行宣政院事張公嘉乃
休績為請於帝師寵錫名俾為十方禮聘清涼疏主
之嫡傳者開山演教既竣事尋以事之顛末徵文為記
世言浮圖氏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蓋用力勤者其功
博刻意專者其效速矧其心懷顧復嗇已厚親肇開圓
頓之門永表追遠之地迓續華嚴之奥學紹隆賢首之
正宗且未始持簿走入民間資鉢黍之助於人若安公

元敕建大昭慶寺碑　虞集

大昭慶寺者在吳郡城中東北隅朝列大夫前同僉宣政院事僧阿濟喇之所建也阿濟喇蒙古齊藏台氏哈剌哈之地至元二十四年世祖皇帝親巡朔方以之歸才十歲爾成宗皇帝時皇姑魯大長公主遣侍輦真國師遂祝髮為僧從其大徒弟曰實喇卜丕勒以榮禄大夫宣政使行院江南公主又為請於成宗皇帝授濟寧僧録武宗皇帝又為之請授饒州路僧録皇慶元年仁宗以

吳郡之良田增徽文懿福禎壽大長公主之湯沐命驛至其郡蠲免其賦入焉久之思報君師之德買地築茲寺以泰定二年閏正月經始公主聞而喜之厚施俾造其寺天歷元年造成前為大門奉四天王像中為大殿奉三世佛觀世音文殊室利之像長壽兩石塔在殿前法堂方丈在殿後翼以兩廡東則伽藍祠神庫堂香積之厨在焉其西雲堂天台智者大師與諸祖之祠在焉買地租以贍衆備鐘磬旛蓋之具次供佛事凡事之宜

有者無不畢備明年正月以聞於上皇帝嘉之俾宮於
宣政出璽書護其寺御前遣使賫寶香至寺以慶其成
至順元年皇帝賜大藏經五千餘卷皇后賜金買田以
飯僧使月誦是經以祈祥益壽云三年五月奎章閣大
學士中書右丞撒迪傳敕命臣著文剋石以示久遠臣
集再拜稽首而對曰聖天子以仁恩厚德覆幬天下山川
草木衣被雨露咸遂生長凡有知覺孰不欲自獻報稱
於萬一哉而四方無虞兵措不用勇者無所効其力年

穀順成萬民樂業智者無所効其謀於是士大夫歌咏於朝農忭於野商悅於市休休焉重熙累洽而不自知也若臣僧阿濟喇者世為國人身奉梵教深知吾佛之力足以集福於國家垂賴於萬有是以既竭心力不吝財寶幾歲之間成此無上之勝因豈非報本者乎敢述贊以系之其辭曰

皇帝建元天歷歲吳郡大昭慶寺興僧徒幼授佛禁戒發此宏願不思議報國報師報佛恩以至皇后后之母

煌煌梵宮徧宇內府財民工之所就此稱有緣何以故
衣鉢之資積累成願力終始無限轉大作光明梵唄聚
三世諸佛儼常住莊嚴相好榮金光文殊室利觀世音
來救衆生悉就位四大天王威神力持地結界奉世尊
大寶樓閣現空虛梵音法雨普宣布聖皇最勝現在佛
念爾善果故垂憫具多寶經微妙法無量壽數所表見
舟車象馬自遠致實諸天宮龍藏中聖后大慈寶月輪
報毋劬勞廣法施供養僧寶令安穩常轉法輪無間斷

是時宰臣在法會請表功德天護聖護國護摩生回向贊嘆阿僧刼微臣奉勅娓凡劣得以文字為佛事願吾聖皇與佛同壽命福德無盡藏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虞集奉敕撰

大昭慶寺旃檀閣記

黃溍

平江路大昭慶寺新建旃檀寶閣成住持妙辯弘教大師懷壽使來求文為記勅於茲石按狀寺始成天歷元年實朝列大夫前同僉宣政院事阿濟喇公所建規制

宏偉隱然為吳中一巨刹至順三年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集奉旨文其碑後十有七年為至正九年公復即大佛殿後度地以建茲閣而妥奉旃檀佛像於其上旁為文殊普賢兩菩薩像壁間圖繪萬佛及五臺山貝函寬大藏經循壁而列其下設普陀落伽山觀世音菩薩像並祠故榮禄大夫宣政院實喇卜丕勒實喇卜丕勒者所從受法之師也其右為公生祠左為公夫人童氏之祠閣凡楹四十有四以間計者三其崇五十有六尺

修去崇一十二尺廣加其修一十六尺層櫨步檐方檻
曲檻上下四圍悉稱其度縣形金碧内外光明種種莊
嚴殊特妙好庀事於十月甲寅以十一年三月竣事閣
之西又建方丈三間其費一出於公官不知而民不與
往來過者第見闌闠萬井中飛紅湧翠突起天半瞻仰
贊嘆怪未曾有而莫知其為後之殷也夫旃檀有像自
雙林唱滅之後周流中土以示有為驗時盛衰而為去
住歷代靈迹紀述莫殫迨我國家聖神撫運握金輪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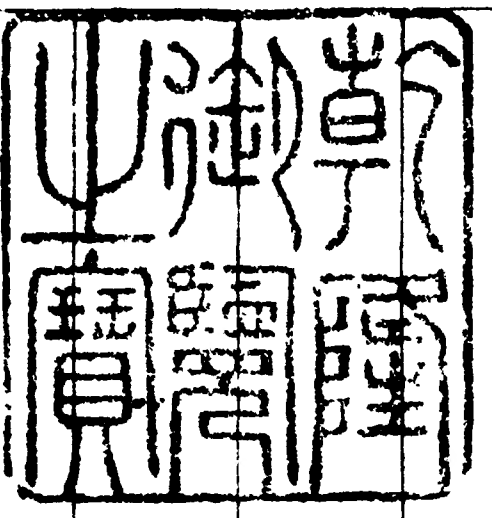
御區宇與佛之化同一廣大以故其像今乃應祥現瑞
於京城之大招提希有殊勝可徵不誣顧惟茲閣佛像
亦因無旃檀之名者蓋佛之具身徧滿一切三千大千
世界在在處處莫不有佛非彼非此無去無來故閣之
既成佛即在是閣之未建佛豈離茲而況佛本一佛無
有異象象既無異名何有殊此殊非愚俗之所能知而
亦非世諦言語所得稱說若夫公之信力堅固一心觀
佛誠以射法二施等無差別故助顯第一義而作是勝

今續清懽到寶蘭垂露幾園花面濕東風一陣燕泥寒
酒邊何味呈奇供緑笋朱櫻正滿盤

和文待詔懷昭慶寺之作　王寵

明光起草五雲邊猶憶同參雪竇禪花雨石牀聽説法
竹林茶鼎愛談玄拂衣未許還廬社飛夢時能墮輞川
借問玉皇香案吏何如塊率鍊形仙

昭慶寺在城東北隅元至正間宣政院建僧懷壽開
山虞集黄溍記今廢



吳都文粹續集卷二十九

總校官　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　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　監生臣許立學